

长城印记

□ 侯世林

我印象中的长城，巍峨雄伟，固如金汤。后来我才懂得，长城不仅仅是一道城墙，更是一部史诗，一个绵延万里的英雄故事……

我成长在嘉峪关长城脚下。长城上那些深浅不一的凹痕，像父亲手背上龟裂的褶子。二十多年前，父亲把我架在长城上看落日时，我的手指伸进一块泛白的箭孔里。那孔洞边缘光滑如瓷，像是被无数代孩童的指腹打磨过，又像是被某个深夜的冷雨冲刷了很久。

那时的城墙在我眼里是座巨大的迷宫。斜阳给砖石镀上金箔时，总能在墙根处发现半截生锈的箭镞，或是嵌在夯土里为了抵御外敌布置的锈迹斑斑的炮筒。二十年后再上城墙，这

里至今仍保持着用黄土补墙的习惯，每当风沙肆虐过后，总能看见工作人员拎着掺了糯米浆的泥桶，弓着腰将风化的伤口仔细修复。他们的动作和六百年前夯土的军户如出一辙，只是少了烽烟的催逼，让每一笔勾勒尽显悠然。

十六岁那年的春分，我在嘉峪关长城西侧的砖墙上发现了一行模糊的刻字。经年的风沙雨水将字迹侵蚀得斑驳陆离，像一串被时光遗落的密码。当时有一位老先生戴着老花镜还举着放大镜认真端详辨认半晌，突然间老人就红了眼眶：“岁月真是催人老啊。”他说这话时，城楼上正掠过一群北归的鸿雁，羽翼扫过悬着铜铃的檐角，发出细碎的清响。

去年深秋，我陪着一个远道而来的摄影师朋友拍摄星空下的关城。无人机升空的刹那，地灯同时亮起。原本蛰伏在黑暗中的城墙突然化作一条鎏金的巨龙，女墙的锯齿在光影中宛如龙脊，角楼飞檐挑起银河的缘带。年轻的摄影师激动得语无伦次，我不由得想起了《肃镇志》里记载的往事：当年运送城砖的牛车在寒夜里排成长龙，工匠们凿开冰河铺设“冰道运石”，火把的光流从祁连山脚蜿蜒到黑山脚下，恰似今夜这条光的长龙。

当我再次站在长城上抚摸着万历年间补筑的墙砖时，月光正从箭孔中漏进来，在砖面投下铜钱大小的光斑。这些窟窿曾是箭矢的通道，如今成了星辰的驿站。北斗七星的斗柄斜

斜插进某个射击孔，让人恍惚觉得，只要对准那个角度拉满弓弦，就能把星光射向明朝的夜空。风里传来若隐若现的击柝声，不知是幻听还是几百年前巡更的梆子余韵。

暗红色的城砖上，层层叠叠的手印正在月光下呼吸。将士甲冑的寒光、工匠夯土的汗水、商旅行进的足迹，都凝成砖缝里晶亮的盐霜。那些修补城墙的老人常说，长城是活的，你仔细听，能听见砖石在深夜生长。现在我终于明白，生长的不只是芦苇加固的夯土，还有在时光裂缝里不断重生的魂魄，每当沙尘来袭，分明有无数透明的臂膀与我们共同举起防沙网。在游客抚摸刻痕的指尖下，几百年前的凿痕正在发烫……

在南山种棵树

□ 谢荣胜

在南山
三户人家，六个窗户
他们经年把守着南山寂静和孤寂
杏花喊着他们
几只蜜蜂架着无人机寻找他们
风滚草把自己搬上山
挡住了视野去路

我以为走进云朵村庄
就会住进雪山
草甸和远处松林
把它推得更高更远

今天，在南山我抓到了一把把绿风
摸到樟子松温软之刺
看石羊河水浇灌泥土
被辽阔覆盖之辽阔向无限延伸

我种下樟子松，云杉，杏树，云朵，雨水
让每一棵树扛起蓝天，扛起积雪，扛起我
带着南山奔跑
他们收集之星辰和雨水
还给我
赠予我虫鸣，鸟鸣
满枝头绿色氧气
安放黄昏和落日枝丫
安放护林员脸上两团夕阳

一个电焊工的日常

□ 何军雄

一截管道，横在地面上
它的颈骨由电焊工
一节一节，拼凑在一起
节头的连接点，焊条
做了天衣无缝的使者
起早贪黑，为了让每一根
钢管，都能无缝衔接
从一截管道里爬出爬进
那些焊条的火花点亮夜空

每一根管道，都是一条
血脉。贯通着整个的桥洞
这些四通八达的管道
让一个电焊工，从少年
焊成一个两鬓斑白的老者

扁豆花

□ 张舟平

淡淡的粉裙
艳艳的红唇
恰到好处地保持着
小家碧玉的本分

蜷缩着，悄悄积蓄力量
开放的，也不张扬

舒展如蝶翼的薄衫
只以背影示人
将最美的笑靥
藏进绿叶背面

一句未说出口的告白
在风里轻轻摇曳



百花

第 3330 期

河湟诗意图

〔中国画〕

王龙平 作

大地的馈赠

□ 周二军

当看到粮仓里的麦子越来越多，心里也就是甜的。

麦子收完了，到了芒种时节，如果下一场透雨，又忙着把玉米或高粱种进泥土。如果不下雨，就要引用河水把地浇一遍，让大地吸满湿润的墒情，再下种玉米或高粱。不久，玉米或高粱就破土而出了，嫩苗生长非常快，一天一个样子，尤其是拔节生长的时候，一天就要长高好多，几天不去地里，就会大变样子。

在清晨或黄昏，在玉米或高粱地埂上溜达，俯身触摸玉米宽大的叶片上的露水。露珠颤巍巍地悬在叶尖，给人清新细腻的凉意。黄昏，看玉米在晚风中摇曳生姿，巨大的叶片随风舞动，让人心里不由也滋生出欣欣向荣的欢喜和丰收的希望。到了玉米吸收饱满水分，颗粒快要变硬的时候，掰几颗回家煮了吃，那个香甜，想起来都会让人口舌生津。由于夏天气温高，早晚温差大，玉米从播种到收获也就

是九十到一百多天。

玉米收了，清理掉地里的玉米秆和根，又开始种冬小麦了。季节来了一个轮回，大地也经历了两茬从播种到收获的轮回。

如今，我们种果树了。低一些的水浇地栽樱桃和油橄榄，高一些的旱地栽花椒。忙碌依然如故。要按时浇水施肥、修剪蔬果、采摘，尤其收获的时候，每天早起晚睡，忙忙碌碌，赶在时间之前把该收的收了，不然就会烂在地里。

无论种啥，都要勤快，人懒地生草，人勤地生宝。

大地静默无言，你种下什么，它就回报你什么，你种下麦子，它就会给你你更多的麦子；你种下玉米，它就会给你更多的玉米；你种下果树，它就会结出更多香甜的果实。有时因为干旱和气候多变，偶尔会歉收，但大地也不会让你颗粒无收。就如母亲的话：“泥土里长出的东西就是养活人的。无论怎样，它只会给你更多。”

当晨光在甘肃大地上流淌，马鬃山正以黑色玄武岩的鬃毛拂动高原的风。远远望去，荒漠中山峦起伏，落差平均，宛如一幅泼墨山水，却又多了一份狂野与不羁。满眼风蚀刀刻般的痕迹，讲述着曾经的蔚蓝色故事。

近看，透迤在图案上的道路，刺穿大地的褶皱和干裂的肌理，似生命在蛮荒的旷野里顽强地挺进。生命即使风尘仆仆，却也盎然生机。

那年的二月，我踏上旅程——向着西北偏北的边地探寻生命的奇迹，把旷日持久的想象，化为丈量大地的足迹。当越野车碾过戈壁时，晨曦正将黑戈壁染作紫铜色。遥想公元前121年，霍去病率领铁骑在此踏出第一道印辙，戍卒们用烽燧丈量着汉长城的走向，在月氏人遗留的岩面旁，用篆书写下“酒泉郡北塞”的界碑。唐代边塞诗人王昌龄或许曾在此勒马远眺，让“黄沙百战穿金甲”的诗句随风沙渗入岩石的肌理。丝绸商队将和田玉与波斯银币遗落在沙海，驼铃声在雅丹地貌的迷宫中化作地质年轮里的震撼。

司机小高握方向盘的指节间有老茧，十五年的戍边岁月在他眉间刻下深深的沟壑。“看那些电线杆”，他抬手指向地平线上起伏的黑色剪影，“每根下面都埋着三袋水泥”。在大风的撕扯中，戍边人用最固执的方式征服着荒原。那些傲然矗立的钢架像战士的脊梁，始终倔强地指向苍穹。

公路如青灰的血管在戈壁肌肤上蜿蜒伸展，忽然有褐色的旋风平地而起，卷着沙粒在空中盘旋。这是“旱龙卷”，马鬃山特有的问候仪式。果然，当旋风掠过车窗，沙砾击打铁皮的声音，好像千年前匈奴骑兵的箭镞射在汉长城夯土墙上的回声。

镇子里的十字街头，耸立着一座碑和三只羊的雕像。那只呈红色的羊，脚踏石碑，高昂头颅，张扬着生命的不屈。

夜幕降临时，镇子里正进行着一场热烈的警民联欢活动。欢歌笑语、擒敌拳的呼啸打碎了戈壁的沉寂……舞台下，民警小李的迷彩服上还沾着黑戈壁特有的磁铁屑——刚结束边境巡逻任务的他，说起了在无人区发现汉代烽燧遗址时的震撼：残存的夯土层里，戍卒留下的木简字迹依然清晰——“某年月日，得家书，妻产

沙海绿意（散文诗）

□ 李 剑

请你一定不要惊讶。

这里，干旱，少雨，风沙肆虐。然而，就是在这里，在你以为将双手深深插入黄沙只能掏出来一把沙子的地方，花棒，却打了一个清脆的响指，让我们眼底亮起一抹春色。

大漠里的花，面对严寒和酷暑，毫无抱怨，依然开得那么认真。

治沙

男人，头戴一顶草帽，拥有一张被风沙日夜吹打，被阳光无情曝晒的古铜色脸庞。

女人，头顶一方红头巾，同样拥有一张坚毅的脸庞。

即使是腾格里的沙、巴丹吉林的烈日，也不能困住他们。在沙漠边缘，几辈人饮风咽沙，哪有被风沙吓退的道理？

无数的日子，那么多人手捧植物的种苗，在沙海深处前行。脚印通向的地方，就是草方格绘就的绿洲。

风沙还未曾停止它的咆哮，沙粒已然被风沙磨去棱角，但他们用汗水浇灌自己，把自己种在沙海里。

有人的地方，就有阻挡风沙前行的屏障。

牧草青青

□ 郎佐民

农历四五月间，山花烂漫，万物葳蕤。一场属于山乡的天地大美悄然到来，岷县猫尾草也就进入了轰轰烈烈的收获季节。

出县城往南走，约十公里之遥，就是寺沟镇地界。寺沟镇是猫尾草的主产区，这个季节，一望无际的田野上，青青牧草如锦似缎铺满大地，在轻风吹拂下，涌起阵阵柔波。目之所及，无不是铺天盖地的绿色。公路上，车辆来来回回奔驰。田田间，电三轮在穿梭奔走。河沟边，波光粼粼的河水潺潺流淌。山坡上，白云般的羊群缀满绿荫，密密实实的灌木丛林，一派生机盎然。村庄里里外外，绿意又稠又浓。

一大早，正碰上赶来割草的妇女们，她们披着红头巾，戴着凉草帽，踏着湿漉漉的露水，顾不上歇息，就一头扎进齐膝深的牧草田间。一手将牧草攥入掌下，一把镰锄划开弧线，旋转飞舞，

柔柔嫩嫩的青草在她们双手间跳跃着，笑声也荡漾开来……走进立珠村，村庄恬静祥和，座座房屋点缀于田园风光的绿色画卷中。农户在忙着烘烤牧草，然后将烘干的猫尾草送到合作社，按照一份份订单，包装运输。就这样，牧草踏上了火车，走向了全国各地。

猫尾草的穗子一拃多长，毛茸茸的，似猫尾巴一样，煞是可爱。猫尾草草株高大，粗纤维含量高、适口性强、营养好，是赛马、奶牛最理想的饲草，拥有广阔的市场。继续走，平畴沃野间，有几辆红颜色的牧草收割机，在碧波荡漾的绿草地上轰鸣，它们一字排开，井然有序。

蓝天澄澈，绿草茵茵，村庄安详。青山绿水间，静听溪流，凝望山花……一眼望不到头的茵茵牧草，如写在乡间大地的诗词，鲜亮而光灿灿。这一株株青青牧草，让小山村焕发出生机勃勃的生机。

马鬃山之旅

□ 刘西昆

子”。我觉得自己忽然就碰触到了这片土地的魂灵。当月光漫过公婆泉的故道，那些深埋地下的硅化木年轮仍在镌刻时光。马鬃山的风里絮语着往事，驼队商贾的银铃，地质锤敲击岩层的清响……

黎明破晓，东方的天际线泛起鱼肚白，戈壁开始显现绚丽的容颜——赭红与玄黑交织的岩层像摊开的史册，风蚀蘑菇群似凝固的时光雕塑，而正南方的祁连山的雪顶仿佛在晨光中燃烧。此刻的马鬃山宛如一匹扬鬃的巨马，它的蹄印踏出了古生代的海洋，它的嘶鸣唤醒了侏罗纪的季风，而它的脊背上驮负，是千万个在时光荒原上追寻意义的灵魂。

返程时顺道登上黑山主峰，晨曦为马鬃般的山脊镀上了金边。地质运动造就的海陆变迁、游牧与农耕文明的碰撞交融、戍边者与勘探者的足迹重叠，在此凝结成超越时空的诗意。

在这片疆域上，豪放的笔触书写着细腻印记——戍边战士迷彩服上的露水滋润着骆驼刺，路牌指引着文明互鉴的方向，砂石讲述着源远流长的故事——那是守护与开放，是个体生命与广袤大地的水乳交融。